

# 戰前來臺的愛努演說家： 門別光藏的臺灣行腳<sup>\*</sup>

陳由璋<sup>\*</sup>

## 摘要

愛努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之間的交流，無論是臺日學界，兩方的歷史認知多半停留在戰後史的部分。然而，本文透過戰前臺日史料的收集，發現愛努演說家門別光藏在 1932、1933 年兩次訪臺，並與當時臺灣島上各民族有所交流。特別是 1933 年的環島之行中，門別光藏實際會面南投霧社賽德克族以及臺東太武排灣族，更是將臺日原住民交流史的歷史認知提前至 1930 年代，也瞭解到臺灣當時理蕃政策背後受到愛努民族的影響。

此外，門別光藏在 1932 年臺中之行，除了可看到當時與宮原武熊等人的政商交流外，也可推知宮原武熊於 1933 年成立東亞共榮協會時，是將愛努民族納入該協會所提出的亞細亞諸民族範圍之中。透過本文研究得知，戰前愛努民族與臺灣並非毫無瓜葛，而在 1930 年代門別光藏的一連串訪臺活動之中，可看到他當時與臺灣醫療、政治、製糖、理蕃等層面的人脈關聯性與彼此的相互影響。

關鍵詞：愛努民族、門別光藏、臺灣原住民、霧社事件、宮原武熊

<sup>\*</sup> 北海道大學愛努先住民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員、北海道大學文學院愛努先住民講座博士

來稿日期：2023 年 5 月 3 日；通過刊登：2023 年 10 月 18 日

## 一、前言

臺日原住民近年交流頻繁熱絡，因缺乏史料挖掘考證，對雙方交流史的認知多停留於戰後。筆者為追溯其交流史，透過1932、1933年臺日韓報章期刊等相關史料，發掘出愛努民族門別光藏兩次訪臺並與臺灣原住民交流的史事，使用史料請參見表1。然而，與知里幸惠等愛努名人不同，門別光藏相關研究幾乎為零，因此筆者透過現有史料，彙整出門別光藏背景與來臺行程，盡可能呈現這段不為人知的歷史。

表1 本文主要使用史料一覽

資料類別	類別	使用語言
《臺灣日日新報》	報刊	日文
《臺南新報》	報刊	日文
《臺灣新民報》	報刊	漢文
《臺灣警察時報》	期刊	日文
《臺日畫報》(臺日グラフ)	期刊	日文
《理蕃之友》(理蕃の友)	期刊	日文
《開南臺灣商工學校創立拾五周年記念號》	校刊	日文
《旭川市史》	地方誌	日文
《昭和63年度アイヌ無形民俗文化財記録刊行シリーズII アイヌの暮らしと言葉1》	調查報告書	日文
《旭川・アイヌ民族の近現代史》	專書	日文
《アイヌ民族近代の記録》	史料集	日文
《自然科學と博物館》	期刊	日文
《明中教育十年》	校刊	日文
《朝鮮新聞》	報刊	日文
《每日申報》	報刊	日文
《釜山日報》	報刊	日文
《京城日報》	報刊	日文
《釜山公立高等女学校資料卷3》	校刊	日文

關於門別光藏的家世，透過1959年《旭川市史》與1989年《昭和63年度アイヌ無形民俗文化財記録刊行シリーズII アイヌのくらしと言葉1》兩書並配合表1史料後，可知門別光藏的個人與家庭情況。前書刊載門別光藏移居旭川時的家系圖，後書記錄移居旭川前門別在幾千世地區的家譜，但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便公開。從家譜得知門別光藏出生於明治28年（1895）3月14日，愛努族名為tokate-an-kur，當地人稱他叫tokate。門別光藏為次子，兄弟姊妹有7人，上有1位哥哥，下有5個弟弟與1個妹妹。明治39年（1906）3月，門別光藏約滿11歲從門別尋常小學校畢業，之後離家遷居旭川。參照《臺南新報》報導<sup>1</sup>可得知旭川居住地。

自稱愛努酋長的夫婦檔搭已過九日之便船來臺，目前投宿於臺北大丸旅館，宿泊名簿上為北海道旭川市新町五條通二丁目地門別光藏（三六）同妻米子（二十五），自己表示以預定約兩個月時間研究臺灣風俗以及收集資料。

關於門別光藏的妻子，《旭川市史》標註為假名ヨネ（yone），但參照《臺南新報》<sup>2</sup>得知，妻子名為米子，愛努族名為イシカリマチコ（ishikarimachiko）。但按照字面與愛努民族無姓氏僅取名的傳統名制推測，應指居住在石狩（ishikari）流域的マチコ（machiko）。因此歸納出有ヨネ、

1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酋長と稱する夫婦連れが去る九日の便船で來臺し目下臺北の大丸旅館に止宿中宿泊名簿は北海道旭川市新町五條通二丁目の門別光藏（三六）同妻米子（二十五）とあり約二ヶ月の豫定を以て臺灣風俗の研究及び資料の蒐集をなすと自傳してゐる。」〈地方ダヨリ 臺北風景〉，《臺南新報》日刊，1932/1/16，4版。

2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の酋長 夫妻講演會 滅びゆく民族として讀者間の注意を喚起して居る北海道アイヌ族の風俗、習慣等を紹介しアイヌ族の現状を廣く一般人士に知らしめアイヌ保護事業の完成を目差して努力を續けて居る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門別光藏並に夫人米子（アイヌ名イシカリマチコ）夫婦の講演と民謡並に北海道名物「熊踊り」の夕を廿八日午後七時より臺南市公會堂に於て開く事となつた講演は「アイヌの現状と將來の希望」と題するもので右終了後米子夫人の既■民謡、古代歌等があり夫妻の「熊踊り」がある他藝術品として■香高きアイヌ獨特の什器等を展覽する事となつたが入場者は場内整理料として金十錢を申受ける由。」〈アイヌの酋長 夫妻講演會〉，《臺南新報》夕刊，1932/2/27，2版。

米子、マチコ三種版本。1932年時為25歲，差夫11歲，故生約於明治39年（1906）。

愛努研究所講演部門別光藏與夫人米子（愛努名ishikarimachiko）持續努力介紹北海道愛努族的風俗、習慣等，讓一般人士廣為知道愛努族現況，放眼於完成愛努保護事業，將從廿八日下午七時於臺南市公會堂舉辦夫婦演講與民謠以及北海道著名「熊舞」之夜，演講以「愛努的現狀與將來之希望」為題，右述結束後米子夫人表演既■<sup>3</sup>民謠、古謠等，夫妻表演「熊舞」，其他藝術品則展示富有■香的愛努獨特生活用具，入場者收取十錢做為場內整理費

門別光藏來臺兩次，據1932年1月16日《臺南新報》報導，首次訪臺為昭和7年（1932）1月9日，年近37歲的門別光藏與妻子搭船來臺。從1932年2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sup>4</sup>與同年2月24日《臺南新報》<sup>5</sup>得知，門別光藏的兒子也一同訪臺。依據《旭川市史》所刊家譜，門別光藏的兒子門別薰為養子，為日後旭川愛努協議會首任會長，生父貝澤藤藏<sup>6</sup>為二風谷出身愛努人，此三人皆從事愛努民族運動。

據1932年5月19日《朝鮮新聞》報導，<sup>7</sup>門別光藏於3月底進入京，推知

3 因原始史料文字難以辨識，故以■取代。

4 原文紀錄為「……北海道アイヌ首長門別光藏君は夫人と子供一人を伴ひ來臺中であるが……。」〈アイヌ首長夫妻の講演と舞蹈の夕臺日グラフ部の主催で十八日夜本社三階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8，7版。

5 原文紀錄為「……來臺、講演行脚中の北海道旭川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長、アイヌ首長門別光藏氏は二十一日來南、夫人令息と共に當地に向ふ一ヶ月間滞在……。」〈アイヌの首長門別光藏氏當分臺南に滞在〉，《臺南新報》日刊，1932/2/24，2版。

6 原文紀錄為「貝沢藤蔵の妻コヨはカネトアイヌの妹であり、その息子、門別薰と妻恵理子さんによると……。」金倉義慧，《旭川・アイヌ民族の近現代史》（東京：高文研，2006），頁488。

7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首長門別光藏氏は亡び行く同族の現狀と將來の希望とを世に懇ふべく昨年來文部省並に内務省の諒解の下に全國講演行脚を思ひたち内地各府縣および臺灣最近朝鮮に渡り去る三月末入城各所で講演を續けてゐたが来る……。」〈アイヌ首長講演と舞蹈〉，《朝鮮新聞》日刊，1932/5/19，2版。

夫妻兩人在臺兩個月後便前往朝鮮。從《荒井源次郎上京日誌》紀錄得知，<sup>8</sup>1932年11月8日荒井源次郎於東京初次會面門別光藏，故可知此時門別光藏離開朝鮮後暫留東京。至於再次來臺的時間點，因暫無發現相關史料而未能釐清，但從1933年3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sup>9</sup>可得知，3月25日人已在臺北。

1933年第二次訪臺除夫妻兩人外，門別光藏的妹妹與女兒也一同來臺，前述《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也刊登出他妹妹的照片（圖1）。雖然表1所列史料未轉載家族成員資訊，僅見「令妹」<sup>10</sup>、「愛娘」<sup>11</sup>、「一行」<sup>12</sup>、「一家族」<sup>13</sup>、「門別光藏



圖1 門別光藏妹妹之照片，並報導她為「松前追分の名手」（松前追分的能手）。松前追分為北海道民謠，現為無形民俗文化財。

資料來源：〈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 
- 8 原文紀錄為「一月八日（火）川村君ノ案内デ本郷区元町ノ貝澤藤蔵、門別光蔵両氏ヲ訪レル。」小川正人、山田伸一編，《アイヌ民族近代の記録》（東京：草風館，1998），頁25。
- 9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し旁北海道飢饉復興資金を蒐めやうとして全國行脚中の首長門別光蔵君は一家をつれてこの程來臺各方面の後援を得て二十五、六兩日午後六時半から樺山小學校講堂に於て開演する事になつた……。」〈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 10 原文紀錄為「……首長の大獅子吼をはじめをはじめ令妹の松前追分や、愛娘の純日本舞踊もあり、民謡熊祭などと共に風變りなもの盛澤山である會員券一圓、五十錢の二種である。」〈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 11 〈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 12 菊川生，〈練習所通訊〇アイヌ首長一行の講演及舞踊〉，《臺灣警察時報》210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頁192。
- 13 〈會事 アイヌ研究會講演部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6/29，3版。

外女三名」<sup>14</sup>，但從前述家系資料推知，門別光藏家中兄弟姊妹中僅一名為女性，名為ミワ（miwa），出生年為明治32年（1899）12月20日，小門別光藏4歲。門別光藏的女兒則為大和民族的養女，名為惠理子。在金倉義慧2006年的《旭川・アイヌ民族の近現代史》中提到門別薰妻子為惠理子<sup>15</sup>，推知門別惠理子後來可能直接嫁入門別家。

至於門別光藏本人相關背景，以現有資料僅知他從四年制的尋常小學校畢業，移居旭川後曾在鐵道省建設局<sup>16</sup>任職。來臺前一年的1931年在文部省與內務省的同意下，進行全國各地講演。1933年《明中教育十年》<sup>17</sup>中曾記錄「昭和6年度1931七月三日 札幌アイヌ研究所員アイヌ酋長門別光藏氏門別米子氏來校講話」。這筆紀錄可見門別光藏頭銜與身分為札幌愛努研究所員與愛努酋長。1931與1932年來臺時仍是以愛努酋長的身分，但頭銜為北海道旭川愛努研究所講演部長。特別是第二次來臺時，相關報導中提到「文部省囑託」<sup>18</sup>此新的官方身分和「愛努藝術協會」<sup>19</sup>的新屬組織，目的增加了「介紹愛努藝術並順便募集北海道飢饉復興資金」<sup>20</sup>。然而，就門別家家系來看，門別光藏父（庫富門別氏）母（幾千世鹿戶氏）兩系皆未明確有酋長身分的紀錄，因此酋長身分仍待證實。

---

14 〈理蕃ニュース 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理蕃の友》第二年七月號（臺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頁10。

15 金倉義慧，《旭川・アイヌ民族の近現代史》，頁488。

16 原文紀錄為「……當時私は鐵道省の建設局に勤めてゐた關係もあり、それに季節が夏の事ですから……。」陳怡宏編輯，《臺日グラフ》3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影印、1932現存臺日畫報復刻），頁223。

17 兵庫縣立明石中學校校友會編輯部，《明中教育十年》（兵庫：兵庫縣立明石中學校校友會同窓會，1933），頁133。

18 〈理蕃ニュース 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理蕃の友》第二年七月號，頁10。

19 〈酋長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8/20，3版。

20 〈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 二、1932年首次來臺

### (一) 在臺北的演講活動

如前節所述，門別光藏夫妻首次來臺為1932年1月9日，此次來臺目的從《臺南新報》報導<sup>21</sup>來看，只看到預定留臺兩個月研究臺灣風俗與收集資料，但在後述史料中可看出另有目的。1932年出版的《開南臺灣商工學校創立拾五周年記念號》中，記錄了「1月18日有旭川愛努研究所講演部長門別光藏氏の講演」，<sup>22</sup>門別光藏來臺首場演說活動很可能是9日後在臺灣商工學校舉辦。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年約16歲的臺灣文學家王昶雄剛好就讀臺灣商工學校商科，於同年3月畢業，<sup>23</sup>因此他有可能畢業前聽過門別光藏的演講。

2月18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愛努酋長夫妻演講與舞蹈之夕 臺日畫報部主辦 十八日夜於本社三樓」，之後19日<sup>24</sup>、21日<sup>25</sup>同報皆陸續報導當日活動情況。特別是《臺日畫報》於1932年3月15日，以約一頁半篇幅刊登當日門別光藏的演講內容，<sup>26</sup>是表1資料之中，目前



圖2 《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當日活動照片

資料來源：〈アイヌ酋長夫妻の講演と舞蹈の夕臺日グラフ部の主催で十八日夜本社三階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8，7版。

21 〈地方ダヨリ 臺北風景〉，《臺南新報》日刊，1932/1/16，4版。

22 原文紀錄為「一月十八日旭川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長門別光藏氏の講演あり。」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編，《開南臺灣商工學校創立拾五周年記念號》（臺北：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1932），頁159。

23 王振勳、盧胡彬、郭佳玲，《臺灣全志卷十三人物志：社會與文化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8），頁296。

24 〈門別光藏君夫妻の『講演と舞蹈の夕』〉，《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9，7版。

25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21，2版。

26 陳怡宏編輯，《臺日グラフ》3卷，頁223-224。

唯一能得知門別光藏於臺灣演講完整內容的珍貴史料。2月18日的活動是由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臺日畫報部主辦，也可推知門別光藏所說的預定留臺兩個月，很可能是配合這場活動與臺灣商工學校的演講。

綜合前述《臺灣日日新報》18、19、21日這三天的報導內容以及3月15日《臺日畫報》的講演內容，可大致整理出2月18日活動當天的情況。18日下午7點於臺日講堂開始活動，活動分為四個部分：（1）講述愛努（針對愛努的現況與希望）、（2）愛努的舞蹈（酋長穿盛裝夫婦表演熊舞<sup>27</sup>等）、（3）愛努民謠數種與古代歌、（4）愛努美術工藝品的陳列<sup>28</sup>。開場由日日新報馬場婦人記者介紹兩夫妻後，門別光藏以盛裝登臺演講。演講內容先從愛努的木幣（inaw）<sup>29</sup>、祭壇（nusa）、酒杯（tuki）<sup>30</sup>等祭儀道具提起，再談到自己離開北海道時向神明祈禱的內容，然後談到刀在過去沒有私有財產或貨幣時是唯一財產，至今仍被稱為財寶（ikor），又說刀可換十件熊皮；以前愛努在計算毛皮時，被大和民族用話術多加「開始」跟「結束」兩字而多付兩張熊皮；陸續提到菸草盒、菸斗、獨木舟、白樺木皮、四季飲食、捕魚道具、弓箭、傳統捕熊技術等愛努傳統文化。

演講全程內容多著墨於自己在旭川受人委託獵熊的經驗，最後尾聲時表示目前族人已未穿著族服、戴耳環<sup>31</sup>、女性刺青已被禁止長達50年以上。他又說

---

27 熊舞應指送熊祭典時跳的舞蹈，愛努語為「iomante rimse」，「iomante」是送靈，「rimse」是舞的意思。但送靈絕非只是送熊靈，曾有送貓頭鷹靈的紀錄。然而，現階段所知的送熊祭儀中所跳的舞為多人舞，數名女子圍成圓圈，男子持刀在外圍附和，因此很難得知當時門別光藏夫妻兩人是如何重現舞蹈。

28 原文紀錄為「プログラム1・アイヌを語る（アイヌの現状と希望について）2・アイヌの舞踊（酋長の盛装にて熊踊り等夫婦出演）3・アイヌ民謡数種と古代歌4・アイヌ美術手芸品の陳列。」〈アイヌ酋長夫妻の講演と舞踊の夕臺日グラフ部の主催で十八日夜本社三階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8，7版。

29 インノウ（inaw）主要是在儀式中做為獻給神明的祭品，各區域型態有所差異。狩獵時的インノウ（inaw）則另有功能，可當作給神明（如獵到的熊）排解煩悶的談話對象，但做工較為簡單。

30 此處原文為トヤ，但愛努語的發音應該是トゥキ（tuki），應為原文活字排版誤植或誤認，將ト誤排成ヤ。陳怡宏編輯，《臺日グラフ》3卷，頁223。

31 愛努傳統文化為男性打耳洞戴耳環。



因受天子恩惠能受義務教育，族人生活大有改善，服裝等生活模式與內地人（大和民族）無異，需要繳稅服兵役，也有選舉權。對於外界稱爲愛努爲「現今走向滅亡的民族」，門別光藏表示這已是過去的事，雖然一萬五千七百名愛努人多半從事農業，但也有升學到高中大學的族人，已成爲日本幸福臣民。愛努努力成爲不丟臉的國民，但仍有人會輕蔑稱呼愛努人、朝鮮人、臺灣人，希望他們能以日本同胞的方式稱爲愛努的人（アイヌのヒト）、朝鮮的人、臺灣的人。會後記者詢問門別光藏陳列品的鮭魚靴愛努語爲ケリ（keri）、小刀則爲マキリ（makiri）<sup>32</sup>、竟與記者故鄉秋田的村落方言相同。

從門別光藏的演講，得知他的立場偏向在近代國家下推進民族共榮。但是從當時的社會氛圍來看，特別是在這次演講前的1月8日發生朝鮮人李奉昌暗殺天皇的櫻田門事件，28日上海爆發一二八事變。這樣的敏感時刻，門別光藏的演講自當要順從當時政治局勢，但仍可看出他選擇共榮並要求不受到歧視的民族尊嚴。



圖3 1932年3月15日門別夫妻盛裝照片，並標註男子頭冠與腰間刀為酋長證明（男の冠と腰の刀は酋長のしるし）

資料來源：陳怡宏編輯，《臺日グラフ》3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影印、1932現存臺日畫報復刻），頁223。

32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21，2版。

## (二) 在臺南、高雄的演講活動

1932年《臺灣日日新報》關於門別光藏的報導，內容幾乎只限於前述2月18日在臺北這場活動。僅在19日報導<sup>33</sup>結尾提到「此外門別夫婦近期應該會前往中南部」。之後門別光藏南下的相關報導，目前發現的史料都集中在《臺南新報》。依據1932年2月24日《臺南新報》報導，<sup>34</sup>2月11日門別光藏夫妻與兒子三人來到臺南，預計在當地停留1個月，理由為到近郊附近各學校及公共團體演講，同月24日下午1點在臺南一中，25日下午2點則在臺南一女中舉辦門別光藏邀請講演會。從這段內容可推知門別光藏南下是受到教育公益等相關人士邀請。

再循著1932年2月27日《臺南新報》報導<sup>35</sup>得知，同月28日晚上7點將於臺南公會堂舉辦門別光藏夫妻的「演講與民謠以及北海道名物『熊舞』之夜」。活動先進行演講，題目為「愛努的現狀與將來的希望」，之後表演民謠、古謠，夫妻表演熊舞，最後展示愛努手工藝等用品，可說是將2月18日臺北演出直接移師到臺南。值得注意的是該篇報導中，提及門別光藏的投入工作，有前述對大眾喚起對愛努的注意、介紹愛努風俗習慣、讓大眾知道愛努現況之外，更提到先前未提及的「朝向完成愛努保護事業的目標」，這點也可能是門別光藏來臺的目的之一。

33 〈門別光藏君夫妻の『講演と舞踊の夕』〉，《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9，7版。

34 原文紀錄為「既報アイヌ族の風俗習性、藝術等を日本全國に紹介、ひいてアイヌ族そのものに對する理解を求むるため來臺、演講行脚中の北海道旭川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長、アイヌ酋長門別光藏氏は二十一日來南、夫人令息と共に當地に向ふ一ヶ月間滞在、近郊各■諸學校及び公共團體のため講演を行ふ由である尚臺南一高女では二十五日午後二時より同一中では二十四日午後一時半より同氏を招聘講演會を開催。」〈アイヌの酋長門別光藏氏當分臺南に滞在〉，《臺南新報》日刊，1932/2/24，2版。

35 原文紀錄為「滅びゆく民族として讀者間の注意を喚起して居る北海道アイヌ族の風俗、習慣等を紹介しアイヌ族の現狀を廣く一般人士に知らしめアイヌ保護事業の完成を目差して努力を續けて居る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門別光藏並に夫人米子（アイヌ名イシカリマチコ）夫婦の講演と民謠並に北海道名物『熊踊り』の夕を廿八日午後七時より臺南市公會堂に於て聞く事となつた講演は『アイヌの現狀と將來の希望』と題するもので右終了後米子夫人の既■民謠、古代歌等があり夫妻の『熊踊り』がある他藝術品として■香高きアイヌ獨特の什器等を展覽する事となつたが入場者は場内整理料として金十錢を申受ける由。」〈アイヌの酋長夫妻講演會〉，《臺南新報》夕刊，1932/2/27，2版。

其後1932年3月4日《臺南新報》的地方消息欄中，於「高雄波飛沫」報導<sup>36</sup> 3月1日門別一家已到高雄，2日下午3點於高雄州青年會館試辦演講。3月6日同報「高雄波飛沫」<sup>37</sup>則有以下報導：

話說安達衛生課長有生以來初次當上殿下，詢問到底是因為什麼理由後得知愛努酋長從倉岡■士拿到介紹給安達的名片，所以安達奮力地介紹他給知事或其他各方面人士，因此酋長非常高興待安達如殿下，故十多次都稱他為「殿下、殿下」，讓他實在很丟臉，但現在已經不會感到不舒服，還說：「喂，我活到現在第一次當上殿下，了不起吧！」

從文脈與醫療關聯可推測倉岡■士應是倉岡博士。當時在臺姓倉岡並有醫學博士的日本人應只有倉岡彥助。同時，倉岡彥助因業餘畫家身分，與《臺灣日日新報》關係匪淺，有可能透過《臺灣日日新報》的活動結識門別光藏，進而介紹人脈推薦他南下。另一方面，從1937年的《臺灣人士鑑》得知，1929年8月安達敬智轉任高雄州擔任衛生課長。歸納後可知，倉岡彥助介紹門別光藏給安達敬智，為門別光藏建構出醫療相關人士的人脈，這一點關係到之後門別光藏在臺中的活動。同篇報導看到安達敬智再為門別光藏介紹知事（應為高雄州）等不同領域人士，為門別光藏開拓出在臺政界人脈。

這篇報導看似有趣，但實際反映出愛努民族與大和民族的互動歷史。安達敬智因是長野縣人，並不知道門別光藏為什麼要尊稱他為殿下（殿／どの）。然而在明治時期之前，愛努民族與大和民族在政治或交易等互動中，愛努民

36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酋長は一日高雄市■を視察したが、二日午後三時州青年會館で講演を試みた。」〈地方ダヨリ 高雄波飛沫〉，《臺南新報》日刊，1932/3/4，6版。

37 原文紀錄為「安達衛生課長が生まれて始めて殿様になつたといふ話がある一體て■は何うした理由かと聞くとアイヌ酋長■倉岡■士から安達さんへ紹介の名刺を貰って來たので安達さんは知事さんや其他各方面へ紹介したり大に努めたもので酋長さん大喜びで安達さんを殿様扱ひして『お殿様く』と十數回に亘つて呼ぶので極りが悪いがそれでも満更悪い氣持せず『オイ俺は生れてはじめて殿様になつたよえらいだらう』と。」〈地方ダヨリ 高雄波飛沫〉，《臺南新報》日刊，1932/3/6，6版。

族習慣將武士、富裕層、權力者等大和民族男性稱為殿下。在愛努口傳文學中也稱大和民族武士為殿下，例如知里真志保採錄的幌別地區神謠（kamuy yukar）中，有首年輕大和民族男子變成虻田湖神的故事，主角也被稱為殿下。<sup>38</sup>

### （三）在嘉義、臺中的演講活動

結束高雄行後，可能因預定留臺兩個月的關係，門別一家選擇北上，但途中仍在嘉義、臺中公會堂舉辦活動。1932年3月10日《臺南新報》報導<sup>39</sup> 13日下午7點，門別光藏夫妻在嘉義公會堂舉辦講演舞踊會。活動為門別光藏的演講，講題為「走向滅亡的民族」。然後是夫人演出愛努民謠與古謠，最後是夫妻表演熊舞。活動延續先前模式，但講題轉為更吸睛的「走向滅亡的民族」，但從先前臺北的講演內容來看，門別光藏並非認同「走向滅亡的民族」的說法，可推測門別光藏在嘉義的演講似乎刻意以反論方式，企圖打破聽眾對愛努民族的「走向滅亡的民族」刻板概念。

1932年3月17日《臺南新報》報導<sup>40</sup> 3月15日門別一家投宿於臺中愛月館，於17日下午7點半由向陽會主辦，在臺中公會堂舉辦演講會及民謠熊舞等活動。講題為「愛努酋長講述愛努民衆的真相 愛努的現狀與將來的希望」。參照《臺灣事情昭和七年版》，可知主辦向陽會被臺灣總督府歸為地方廳內社會教育統一團體，主要致力於社會教育獎勵助成及指導改善。<sup>41</sup>

38 知里真志保，《知里真志保著作集：說話・神謠編》（東京：平凡社，1973），頁212。

39 原文紀錄為「目下來臺中のアイヌ酋長門別光藏氏夫妻は十三日午後七時より嘉義公會堂に於て左の講演舞踊會を開催■豫定であるが場内整理の意味にて大人は五錢、小供三錢の入場料を徴取すと 減び行く民族 門別光藏 アイヌ民謠及び古代歌 夫人 熊踊り 夫妻。」〈アイヌ酋長 嘉義で講演〉，《臺南新報》日刊，1932/3/10，7版。

40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酋長門別光藏氏夫妻は十五日臺中愛月館に投宿中なるが向陽會主催にて十七日午後七時半より公會堂にて左の通り講演會並に民謠熊踊りなどを開催 アイヌ酋長の語るアイヌ民族の真相 アイヌの現狀と將來の希望 酋長門別光藏 民謠並に熊踊り 門別氏夫婦。」〈アイヌ酋長 臺中で講演〉，《臺南新報》日刊，1932/3/17，7版。

41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昭和七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頁160。

向陽會的前身是同仁會，該會創設目的為內臺融合、教化本島人，主要以演講促進本島中上人士之同化。<sup>42</sup>臺中州將該會改為向陽會，並拉攏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林獻堂、彰化銀行的坂本素魯哉、臺中州知事常吉德壽為該會代表。該會主旨為「圖謀提高文化，振興地方自治改良社會充實民力以期發揚國民精神為目的」，但向陽會具有官方扶持的特性，具有對抗臺灣文化協會活動之任務使命，<sup>43</sup>以及壓制林獻堂的請願運動。從門別光藏的臺北講演內容來看，也符合該會成立主旨。但查證林獻堂的日記，發現3月17日當晚因看活動寫真〈爆彈三勇士〉未參加門別演講。<sup>44</sup>但從嘉義到臺中的報導，慢慢浮現出門別光藏背後醫學、教育以外的地方仕紳與政治相關人脈。

公會堂活動後兩天的3月19日晚上，門別光藏夫妻被招待到宮原莫那魯（宮原モーナル）自宅參加茶話會。據1932年3月22日《臺南新報》<sup>45</sup>報導，當日參加者有伊黑大隊、松岡中報、大竹青果、常見辯護與其他醫師們。從「其他醫師們」可推知宮原莫那魯應該也是醫生。宮原莫那魯此名查無相關資料，但報導<sup>46</sup>提到「會場為電燈點點建築燦然的洋館樓一樓的客廳，主人莫那魯與主客愛努酋長對坐，為難得可貴的奇特場景」可知，能在臺中擁有近代化洋館的宮原醫師，應為曾留德並遊歷歐美的眼科醫師宮原武熊。雖然登錄為紀念建築的「宮原武熊宅邸」在介紹文上表示該邸建於1933年，但王敏東（2013）的〈台中之「宮原眼科医院」から「宮原眼科アイスクリーム」への歩み〉論文中<sup>47</sup>表示該邸建於1929年，加上本篇報導為1932年，因此可斷言1932年「宮原武熊宅邸」已存在。

42 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470。

43 洪麗完主編，《二林鎮志（下）》（彰化：彰化縣二林鎮公所，2000），頁629。

44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頁120。

45 〈地方ダヨリ 臺中五日〉，《臺南新報》日刊，1932/3/22，4版。

46 原文紀錄為「會場は電燈■々建築燦然たる洋館造り一階の客室、主人のモーナルと主客のアイヌ酋長との対座、再び有難き珍光景。」〈地方ダヨリ 臺中五日〉，《臺南新報》日刊，1932/3/22，4版。

47 王敏東，〈台中之「宮原眼科医院」から「宮原眼科アイスクリーム」への歩み〉，《日本医史學雜誌》59卷1（2013，東京），頁75-82。

除主辦宮原武熊外，來賓伊黑大隊推測應為臺灣步兵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的臺中分屯大隊，該隊曾參與1930年霧社事件。松岡中報應是《臺灣新聞》第二代社長松岡富雄，中報應是《臺中每日新報》或《中部台灣日報》的簡稱，《臺中每日新報》改組後改名為《中部台灣日報》，後又改為《臺灣新聞》，因報導者為《臺南新報》記者，故可能仍採用舊稱。從蔡秀美（2017）的〈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sup>48</sup>得知，松岡富雄為熊本縣人，札幌農學校畢業後來臺經營製糖業，成功後轉向新聞業。松岡富雄1917年接管《臺灣新聞》擔任社長時，當時監事為坂本素魯哉。另外，林丁國（2013）<sup>49</sup>的〈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文中，提到松岡富雄將高爾夫球引入臺灣並與林獻堂交情深厚。綜觀上述人脈，松岡富雄與向陽會代表坂本素魯哉、林獻堂關係深厚，加上就讀札幌農學校則與門別光藏有地緣關係。

來賓大竹青果參照1932年《臺灣青果年鑑》，得知為臺南州青果同業組合組長的大竹勇，<sup>50</sup>原為澎湖廳長，<sup>51</sup>離職後接任青果組合組長。從地理位置來看，大竹勇北上參加臺中茶話會應是事前安排。來賓常見辯護則是臺中市協議會員的常見秀夫辯護士，<sup>52</sup>為臺中地方政治家。報導中得知常見秀夫辯護士與松岡嘉義市尹為門別光藏背書。當時嘉義市尹為松岡一衛，這表示門別光藏在3月13日嘉義公會堂演講前後應有接觸松岡一衛。最後不知名的醫師們則反映門別光藏來臺後建立的醫界人脈，這也與報導提到受到堀內醫專、倉岡醫院等人背書南下有所呼應。堀內醫專應為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長堀內次雄，倉岡醫院則是前述倉岡彥助博士，皆為當時醫界重要人士。

---

48 蔡秀美，〈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7年度第2回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研究報告書」，<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ttaichiteki/fellow/2017/2017caixiumei.pdf>，2023/3/9。

49 林丁國，〈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運動文化研究》22卷（2013，臺北），頁73-118。

50 臺灣青果研究會編，《臺灣青果年鑑》（臺中：臺灣青果研究會，1932），頁46。

51 〈澎湖縣志一卷四政事志〉，澎湖縣政府，<https://www.penghu.gov.tw/ebook/24/mobile/index.html#p=26>，2023/3/9。

52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283。

門別光藏在聚會上延續嘉義講題，以黃昏民族的困境，引述甘地的印度脫英民族運動，講述愛努民族過去以來受到壓迫與歧視，爲了內地來的大量觀光客，當局致力於愛努原始時代的風俗，實業家代代如潮水湧入，逼迫愛努往內陸山林遷居，造成愛努無業維生、無法餬口，雖受皇恩陸續廢除差別待遇，但至今仍被叫「愛努、愛努」受到汙辱。同時，報導透露出門別光藏來臺重要目的，門別光藏表示聽說前年發生霧社事件，想要與生蕃<sup>53</sup>會面說服他們而來臺，但到基隆才發現生蕃居住地遙遠，本打算直接回內地，但因堀內次雄、倉岡彥助兩位醫師推薦而南下。從上述推知門別光藏對臺灣原住民族的認知，類似北海道跟愛努民族一對一模式，以爲臺灣原住民是單一民族。同時從門別光藏言論得知，霧社事件帶來的衝擊不限於當時大和民族，部分愛努人也受到影響，特別是門別光藏說生蕃暴力，但沒有提到野蠻，而是以魯莽草率形容，反映出他不認同視原住民爲野蠻人的刻板印象。

這場茶話會可推知宮原武熊與林獻堂等人在1933年成立東亞共榮協會時，該協會背後的理念與認知涉及到愛努民族，因此該會宣言首句「亞細亞諸民族在歷史、地理、又或文化上自古有緊密關係」的亞細亞諸民族含括愛努民族。雖該會強調內臺融合、日華親善的理念，但據何義麟（2009）的〈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爲中心〉，提到「第一，日人內部的衝突，以宮原武熊爲代表的一方，較強調內臺之間的平等關係；另一方人數較多的一群人，較強調皇國歷史文化的優越性，要求臺灣人應致力於日本化」，<sup>54</sup>因此宮原武熊成立東亞共榮協會之前，可能爲思考民族平等的關係，故邀請門別光藏至自宅以借鑑愛努民族經驗。另一方面，依據日記林獻堂3月19日當晚沒有參加聚會，特別是當日白天剛好是林獻堂的霧峰一新

53 本文出現「生蕃」或「蕃人」等詞爲引用史料原文，非筆者刻意歧視。

54 何義麟，〈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爲中心〉，《文史台灣學報》1期（2009，臺北），頁231。

會成立之日，<sup>55</sup>一新會主要成員為臺人，因此可看出同日林獻堂與宮原武熊的活動差異，可知當時門別光藏影響力局限於以宮原武熊等日人。

然而，前篇報導後暫無史料得知門別一家之後動向，但1932年5月的《每日申報》<sup>56</sup>、《釜山日報》<sup>57</sup>、《朝鮮新聞》<sup>58</sup>、《京城日報》<sup>59</sup>皆有報導門別光藏到朝鮮演講活動。從1932年5月19日《朝鮮新聞》報導<sup>60</sup>得知，門別光藏到朝鮮並於3月底進入京城，參照《釜山公立高等女學校資料卷三》<sup>61</sup>得知1932年6月4日在該校演講。以上推知1932年3月底門別光藏已經離臺，在朝鮮至少待到6月4日。據1932年11月號《自然科學と博物館》報導，提及門別光藏夫妻11月3日於館內舉辦活動，隔月12月號則提及當日該館一週年紀念會中有門別光藏一行6人表演，加上前章既述，11月門別一家人已在東京。

### 三、1933年再次來臺環島

翻閱1933年的《臺灣日日新報》<sup>62</sup>、《臺灣警察時報》<sup>63</sup>、《臺灣新民

---

55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頁123-124。

56 〈책제목 :아이누酋長門別光藏氏講演 내의文化물 자랑코자〉, 국립중앙도서관, <https://www.nl.go.kr/NL/search/printModsPop.do?viewKey=CNTS-00094530533&viewType=C>, 2023/3/10。

57 〈아이누酋長夫妻〉, 국사편찬위원회, [https://db.history.go.kr/item/imageViewer.do?levelId=npbs\\_1932\\_05\\_08\\_v0005\\_1030](https://db.history.go.kr/item/imageViewer.do?levelId=npbs_1932_05_08_v0005_1030), 2023/3/10。

58 〈아이누酋長講演と舞蹈〉, 국립중앙도서관, [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08867569&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08867569&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 2023/3/10。

59 〈講演と舞蹈, 아이누酋長の〉, 국립중앙도서관, [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25900742&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25900742&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 2023/3/10。

60 〈아이누酋長講演と舞蹈〉, 《朝鮮新聞》日刊, 1932/5/19, 2版。

61 〈釜山公立高等女學校資料卷3〉,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s://dl.ndl.go.jp/pid/1452464>, 2023/3/10。

62 〈아이누의藝術を紹介廿五、六の兩夜樺山小講堂で〉, 《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933/3/24, 2版。〈아이누講演會〉, 《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933/6/15, 3版。〈會事 아이누研究會講演部長〉, 《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933/6/29, 3版。〈酋長の講演〉, 《臺灣日日新報》日刊, 1933/8/20, 3版。

63 菊川生〈練習所通訊〇아이누酋長一行の講演及舞蹈〉, 《臺灣警察時報》210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頁192。



報》<sup>64</sup>、《理蕃之友》<sup>65</sup>得知，該年門別一家再次來臺，然而現有9篇短篇報導無法得知來臺離臺細節資訊，但彙整後可知本次來臺大致行程及與臺灣各族群接觸情況。有別於首次訪臺僅只兩個月多行程，第二次訪臺從1933年3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起算，至《臺灣新民報》提及9月13日演講為止，時長至少半年，其活動範圍從臺北（3月）到臺中（5月），前往南投霧社（5月31日）再南下雲林（6月），抵達屏東（6月），轉至臺東（8月），北上花蓮（8月），最後至南投竹山（9月）。本次除造訪小學校、公學校、公會堂外，亦到臺灣警察練習所、巴蘭社、昭和會館、鹽糖壽工廠等不同性質場所演講。本次訪臺與前次最大差異，便是實際與臺灣原住民交流。除與巴蘭社賽德克族會面外，在臺東演講則遇大武排灣族。從《臺灣新民報》漢文報導竹山公會堂的活動，可窺知當時本島人首次認識到愛努民族的實況。

### （一）在臺北、臺中演講與在霧社和賽德克族人會面

從現有史料可知門別光藏第二次來臺，可追溯至1933年3月24日。1933年5月1日《臺灣警察時報》<sup>66</sup>菊川生在練習所通訊記錄到門別光藏一家來演講與表演。據相關資料<sup>67</sup>菊川生應為練習所教官菊川寅雄，3月24日活動為下午3點，地點為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內容為門別光藏單場演講與一

64 〈愛奴酋長講演 北海道事情〉，《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5/13，3版。〈竹山 愛奴人的講演舞蹈〉，《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9/18，3版。

65 〈理蕃ニュース 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理蕃の友》第二年七月號（1933，臺北），頁10。〈理蕃ニュース 大武バイワンの自費觀光（臺東）〉，《理蕃の友》第二年十月號（1933，臺北），頁11。

66 原文紀錄為「三月二十四日午後三時よりアイヌ族酋長門別光藏氏一行アイヌ族の服裝をじ為して舞臺に現はれる。簡素な木の皮で作った衣でお粗末なものに見える。それで北海道の寒さに堪へてゐるとの事だが、自然に親しんだ生活の賜であらう。門別光藏氏は酋長で古武士の様な刀を帯び乍ら挨拶を兼ねた一場の講演をやられた。後で一行の舞踊數番あり感興ふかきものがあつた。どうせ高の知れた藝術であらうと思つてゐた為めか其の上手なのに一同驚かれた。」菊川生，〈練習所通訊〇アイヌ酋長一行の講演及舞踊〉，《臺灣警察時報》210號（1933，臺北），頁192。

67 〈昭和三年四月至七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310369vOD-Ax=#uAh5>，2023/3/16。

行人數場舞蹈表演。該報導反映出菊川寅雄對愛努文化的初步認知與其傳統藝術程度理解，例如他提到看起來不起眼的傳統樹皮衣卻能抵擋北海道嚴寒，認為是自然的恩賜；對愛努舞蹈等藝術有高度表現感到驚訝，反映出當時日本人的刻板印象，對愛努民族的認知停留在與自然共生的原始意象。

在1933年3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sup>68</sup>可見25、26日午後6點半，在樺山小學校講堂舉辦活動。活動內容為門別光藏演講、門別妹妹的松前追分<sup>69</sup>、女兒惠理子的純日本舞踊、以及民謠、送熊祭等。該報導提到門別光藏第二次來臺受到各方面人士支援，本次目的為「介紹愛努藝術，募集北海道饑饉復興資金」，臺灣是走遍全國之中的一站。相較第一次臺北單日活動，這次活動則連續兩日，時間提前半小時。活動由四人輪番上演，其中惠理子表演純日本舞踊看似違和，但從和人<sup>70</sup>養女身分較能理解如此安排。

前述史料得知3月門別一家活動範圍大致為臺北一帶。4月暫無史料得知活動情況，5月則透過1933年5月13日《臺灣新民報》<sup>71</sup>得知，門別一家於9日已至臺中大甲後到清水，10日下午7點半到11點於清水公學校演講表演，11日上午到清水小學校演講，之後到大秀、梧棲、沙鹿等小學校講演。從該報導僅知5月10日清水公學校活動為門別光藏就北海道愛努生活狀態進行兩小

---

68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し旁北海道飢饉復興資金を蒐めやうとして全國行脚中の首長門別光藏君は一家をつれてこの程來臺各方面の後援を得て二十五、六兩日午後六時半から樺山小學校講堂に於て開演する事になつた、首長の大獅子吼をはじめをはじめ令妹の松前追分や、愛娘の純日本舞踊もあり、民謠熊祭などと共に風變りなもの盛澤山である會員券一圓、五十錢の二種である。」〈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69 松前追分為北海道代表民謠之一，起源眾說紛紜。北海道和人地的松前地區所流傳的追分節，後來因松前藩控管北海道的各地漁場，逐漸傳入北海道各處。

70 和人為大和民族的人，是相對愛努民族的稱法，在日本愛努研究相關領域為固定用語。

71 原文紀錄為「去九日有北海道愛奴民族首長門別光藏氏受文部省囑託率其家族由大甲順次至清水、於去十日午後七時半在清水公學校講堂就北海道愛奴生活狀態作二時間之講演。畢乃唱愛奴歌及舞踊等至十一時始閉會。聞十一日午前在小公學校講演次則欲在大秀、梧棲沙鹿各處小學校講演。」〈愛奴首長講演 北海道事情〉，《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5/13，3版。

時演講，之後便是唱愛努歌謠與舞蹈，其他小學校的行程則無相關資料。結束臺中演講，門別光藏實現當初來臺初衷，一家四人於5月31日進入臺中州能高郡霧社，1933年《理蕃之友》七月號<sup>72</sup>則有以下報導：

#### 對愛努族之蕃人感想（臺中）

已過五月三十一日文部省囑託北海道旭川愛努族尊長門別光藏與女三名視察郡下霧社，入蕃之際來至巴蘭社，進行簡單講話及跳舞時，給予同社一般蕃人莫大感動，蕃人等說道：

據門別所說，他們六十年前為止愛努民族還完全不是日本人，所以之後接受日本人各種指導後，今日做為日本人生活也沒有什麼不自由。實際看到那穿的衣服，也與日本人不同，反而與我們像是同族，有刺青等地方也跟我們相似。從那戴的首飾、唱歌跳舞的姿態、語言等來看怎麼都像是跟我們是同族，若我們也今後學習受教育的話，會像他們，變成跟日本人一樣傑出吧！

從上述內容得知，門別一行人到巴蘭社時，穿上傳統服飾進行簡單的演講與舞蹈。與巴蘭社的賽德克族交流。巴蘭社群為當時霧社最大社，巴蘭社群總頭目瓦歷斯布尼在霧社事件時已經年邁，雖早年人止關之役時採取抗日，但深知日方軍事實力，故在霧社事件中拒絕參戰任何一方，並救助參戰的賽德克族

72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去る五月三十一日文部省囑託北海道旭川アイヌ族尊長門別光藏外女三名に郡下霧社視察入蕃の際パーラン社に至り簡單なる講話及舞踊を為したる處同社一般蕃人に多大の感動を與へたり、蕃人等曰く。門別さんの話に依れば彼等に六十年前迄はアイヌ族として全然日本人ではなかつた由なるも其後種々日本人の指導を受け今日では日本人として生活もし何不自由もないとの事である、實際あの服を見ると日本人とも違ひ寧ろ吾々と同族の様で入墨などもして居るところも似て居る、あの首飾唄、踊りする姿態、言語等より見ればどうも我等と同族の様に思はるゝ、我等も今後勉強して教育を受けたら彼等の様に日本人に變らない程立派になるだらう云々。」〈理蕃ニュース 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理蕃之友》第二年七月號（臺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頁10。

人與日本人。<sup>73</sup>瓦歷斯布尼選擇與抗日派的莫那魯道不同路線，其立場與門別光藏頗為相似。門別光藏當初來臺目的是想到霧社說服當地族人，來到講和的巴蘭社群，雖完成見上一面的初衷，但實際未達到說服的目的，也無說服之必要性。

該報導較無記錄門別光藏來訪細節，主要聚焦巴蘭社族人的反應。因《理蕃之友》為官方立場刊物，主要傳達原住民輔導管理資訊，在描述巴蘭社族人反應時多聚焦在愛努民族與賽德克民族的文化類似性，著重傳遞愛努民族為日本人化的樣本意義，有意藉此刺激各地理蕃事業人士及原民致力於國民化。在此，浮現出霧社事件抗日與愛努民族國民化的對立概念，讓兩民族都成為兩極性的參考樣本。暗示理蕃事業的目標，就是將抗日的臺灣原住民族打造成跟日本國民無異的愛努民族。

## （二）南下往東等地演講並遇排灣、漢民族聽眾

結束霧社行後，1933年6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sup>74</sup>報導同月13日晚上7點，門別光藏在北港公會堂舉辦愛努相關演講會，主辦者為臺南州北港俱樂部。此報導是門別光藏首次到達雲林北港的紀錄。北港俱樂部與門別光藏的關聯性暫無史料佐證，但可能與札幌農學校出身來臺製糖人士有所關聯。6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sup>75</sup>報導門別光藏已來到屏東，28日上午9點在屏東小學校，同日上午11點則在女子公學校舉辦愛努民族演講與舞蹈等活動。之後暫無相

---

73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悦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関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頁131-132。

74 原文紀錄為「去る十三日午後七時臺南州北港俱樂部主催の下に北港公會堂に於て旭川アイヌ研究所講演部長門別光藏氏のアイヌに關する講演會を開いた。」〈アイヌ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6/15，3版。

75 原文紀錄為「首長門別光藏氏一家族來屏二十八日午前九時より小學校で同十一時より女子公學校でアイヌ族の講演や舞蹈その他を催した（屏東電話）。」〈會事アイヌ研究会講演部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6/29，3版。

關史料得知門別一家7月行程。

從1933年《理蕃之友》十月號得知，8月9-13日間，門別光藏應該在臺東市區演講。該報導僅稍提及門別光藏主要從宣傳理蕃政策的官方立場，報導大武排灣族自費觀光，其內容<sup>76</sup>如下：

#### 大武排灣自費觀光（臺東）

大武支廳下近黃、庫塔卡斯（ツダカス）、托畢錄（トビロウ）、那保那保（ナボナボ）之四社蕃人六十七名（各社頭目參加）從八月九日到十三日之五天由二宮、崑山兩巡查帶隊參觀臺東市街。因為不管怎麼說都是進化程度相當低，初次接觸到平地文化的一群人，所見所聞全都為之驚訝，然後於前往各地受到親切招待，對官員信賴也逐漸加深，軍隊的威力也讓他們的暴動心從根受挫，愛努酋長門別氏的勸導國語勤學讓他們深刻地銘記在心，其效果可想相當之大。

從上述得知，1933年8月9-13日間，大武支廳下排灣各社頭目及四社族人到臺東市街參觀。在這期間族人們受到門別光藏勸導學習日語，這段紀錄無法得知是否為理蕃警察當局特意安排，還是剛好排灣族人遇到門別光藏。依報導文脈來看，理蕃警察刻意恩威並施，讓族人們看到平地生活的文明化、軍隊武力，也讓他們受到親切款待以提升對官員信賴。因此，門別光藏的演講極可能是在這一連串胡蘿蔔跟棍棒之中，被刻意安插進去，做為排灣族的教化樣本。

76 原文紀錄為「大武支廳下の近黄、ツダカス、トビロウ、ナボナボの四社蕃人六十七名（各社頭目參加）は八月九日から十三日に至る五日間二宮、崑山兩巡查に引率され臺東の町を見物した。何しろ進化の程度極めて低く、平地の文化に接すること創めての者ばかりなので、見るもの聞くもの總て之れ驚異、然し行く先きくに於ける親切なもてなしは官に對する信賴を愈々高め、軍隊の威力に彼等の暴動心を根こそぎ挫き、アイヌ酋長門別氏の國語勉學の勸誘は彼等かの腦裡に深き感銘を興へたるもの、如く、その効果は相當大なるものがあつたこと、思ふ。」〈理蕃ニュース 大武パイワンの自費觀光（臺東）〉，《理蕃之友》第二年十月號（臺北：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頁11。

據前述報導得知1933年8月上旬門別一家應在臺東活動，8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sup>77</sup>得知8月18日門別光藏已到花蓮。18日下午7點到10點半，門別一家在昭和會館舉辦愛努藝術協會的演講與舞踊之會，到場觀眾約兩千人，可謂盛況空前。隔天19日在鹽糖壽工廠有活動，該地點反映出門別光藏背後的製糖相關人脈。不到1個月後據9月18日《臺灣新民報》報導，<sup>78</sup>9月13日晚上門別光藏一家四人已至南投竹山公會堂，在竹山郡教化聯盟主辦下舉辦演講與舞踊會。當時竹山郡屬於臺中州，因此竹山郡教化聯盟之所以協助門別光藏，可能與先前在臺中的人脈有關。因《臺灣新民報》以漢文報導，更聚焦於當地漢人的反應，該報記者認為門別光藏的日語講話速度遠超觀眾的理解能力，因此覺得聽演講的人少，大多都是好奇愛努<sup>79</sup>文化的觀眾。之後，門別光藏離臺時間未能得知，但從1935年11月《京城日報》<sup>80</sup>報導得知，離臺後門別光藏再次前往朝鮮，女兒在朝鮮因舞蹈出眾被視為天才，大受歡迎。

---

77 原文紀錄為「【花蓮港電話】門別光藏氏のアイヌ藝術協會の講演及び舞踊の會は十八日午後七時から昭和會館も人で埋められる程の盛況で觀眾約二千、門別氏の熱弁にいたく感動せしめられ十時半終了したが十九日は鹽糖壽工廠で応援をなすと。」〈首長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8/20，3版。

78 原文紀錄為「去九月十三夜由有竹山郡教化聯盟主催於竹山公會堂、開北海道愛奴人門屋之講演及其妻女三人の舞踊會。氏之國語殆與內地人無異、但因說的很快、聽不慣的人、不得知其詳細。而其大叫『同一國內不應抱着民族不同的觀念、宜同心協力以當國難』者可謂識時務之言。是夜因氏身着愛奴固有之服裝、頗引起好奇之心、觀眾比聽眾、覺得多一點云。」〈竹山 愛奴人的講演舞蹈〉，《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9/18，3版。

79 原文將アイヌ譯為愛奴，本文依據日本官方繁體譯文，則用愛努。

80 原文紀錄為「アイヌ首長興成會委員門別光藏氏入城 エリ子さんのお父さん アイヌ文化の興成をさけんで各地を巡歴しるる北海道旭川アイヌ研究所理事アイヌ首長門別光藏氏は今回皇軍慰問のため新義州に向ふ途中入城した、既報の通り門別氏の一人娘エリコさん（六ツは）舞踊の天才で廿三の京日コドモ會に出演する事になつてゐる。」〈アイヌ首長興成會委員門別光藏氏入城、エリ子さんのお父さん〉，《京城日報》日刊，1935/11/23，3版。參見<http://lod.nl.go.kr/resource/CNTS-00128753831>，2023/3/10。

## 四、結論

在愛努研究之中，幾乎無學者研究門別光藏。透過本文我們得知門別光藏對於臺日原住民族交流史的意義重大，也串起北海道跟臺灣的歷史關聯性，可謂是兩地歷史研究中的失落環節。門別光藏臺灣行中反映出官學政界都有意願取經愛努民族的日本國民化經驗，移植套用到臺灣各民族的國民化。原住民方面，經歷過霧社事件後，讓總督府不得不反思既有理蕃事業思維；本島人方面則有宮原武熊等為實現內臺平等，需要借助其他經驗，門別光藏的到來，讓這兩方面人士都注意到愛努民族的存在與其國民化的歷程與經驗。門別光藏展現出的流利國語、在講臺上為國為自己民族講演的共生理念，可能正是這些日人精英在找尋的異族日本國民化理想形象。此外，門別光藏臺灣行研究不僅打破戰前兩地原住民族的非能動性與相互獨立性，更得知在理蕃政策與國語推行上，門別光藏具有促進族人學習日語，營造出日本化原住民楷模的功效。

## 引用文獻

1. 〈アイヌの酋長夫妻講演會〉，《臺南新報》夕刊，1932/2/27，2版。
2. 〈アイヌの酋長門別光藏氏當分臺南に滞在〉，《臺南新報》日刊，1932/2/24，2版。
3. 〈アイヌの藝術を紹介 廿五、六の兩夜 樺山小講堂で〉，《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3/24，2版。
4. 〈アイヌ酋長夫妻の講演と舞踊の夕臺日グラフ部の主催で十八日夜本社三階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8，7版。
5. 〈アイヌ酋長夫妻〉，국사편찬위원회，[https://db.history.go.kr/item/imageViewer.do?levelId=npbs\\_1932\\_05\\_08\\_v0005\\_1030](https://db.history.go.kr/item/imageViewer.do?levelId=npbs_1932_05_08_v0005_1030)，2023/3/10。
6. 〈アイヌ酋長興成會委員門別光藏氏入城，エリ子さんのお父さん〉，《京城日報》日刊，1935/11/23，3版。
7. 〈アイヌ酋長臺中で講演〉，《臺南新報》日刊，1932/3/17，7版。
8. 〈アイヌ酋長嘉義で講演〉，《臺南新報》日刊，1932/3/10，7版。
9. 〈アイヌ酋長講演と舞踊〉，《朝鮮新聞》日刊，1932/5/19，2版。
10. 〈アイヌ酋長講演と舞踊〉，국립중앙도서관，[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08867569&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08867569&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2023/3/10。
11. 〈アイヌ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6/15，3版。
12. 〈クチナ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21，2版。
13. 〈竹山 愛奴人的講演舞蹈〉，《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9/18，3版。
14. 〈地方ダヨリ 高雄波飛沫〉，《臺南新報》日刊，1932/3/4，6版。
15. 〈地方ダヨリ 高雄波飛沫〉，《臺南新報》日刊，1932/3/6，6版。
16. 〈地方ダヨリ 臺北風景〉，《臺南新報》日刊，1932/1/16，4版。
17. 〈地方ダヨリ 臺中五目〉，《臺南新報》日刊，1932/3/22，4版。
18. 〈책 제목 : 아이누酋長 門別光藏氏講演내의文化를 자랑코자〉，국립중앙도서관，<https://www.nl.go.kr/NL/search/printModsPop.do?viewKey=CNTS-00094530533&viewType=C>，2023/3/10。
19. 〈門別光藏君夫妻の『講演と舞踊の夕』〉，《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2/2/19，7版。
20. 〈昭和三年四月至七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判任官以下進退原議〉，國史館臺灣文獻館，<https://onlinearchives.th.gov.tw/index.php?act=Display/image/1310369vOD-Ax=#uAh5>，2023/3/16。



21. 〈釜山公立高等女学校資料卷3〉，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s://dl.ndl.go.jp/pid/1452464>，2023/3/10。
22. 〈理蕃ニュース アイヌ族に對する蕃人の感想（臺中）〉，《理蕃の友》第二年七月號，1933，臺北，頁10。
23. 〈理蕃ニュース 大武パイワンの自費觀光（臺東）〉，《理蕃の友》第二年十月號，1933，臺北，頁11。
24. 〈愛奴酋長講演 北海道事情〉，《臺灣新民報》日刊，1933/5/13，3版。
25. 〈酋長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8/20，3版。
26. 〈會事 アイヌ研究會講演部長〉，《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6/29，3版。
27. 〈澎湖縣志：卷四政事志〉，澎湖縣政府，<https://www.penghu.gov.tw/ebook/24/mobile/index.html#p=26>，2023/3/9。
28. 〈講演と舞踊，アイヌ酋長の〉，국립중앙도서관，[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25900742&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https://www.nl.go.kr/newspaper/detail.do?content_id=CNTS-00125900742&from=%EC%8B%A0%EB%AC%B8%20%EA%B2%80%EC%83%89)，2023/3/10。
29. 小川正人、山田伸一編，《アイヌ民族近代の記録》。東京：草風館，1998。
30. 上村英夫編，〈復興一週年記念會プログラム〉，《自然科學と博物館》35號，1932，東京，頁5。
31. 上村英夫編，〈復興一週年記念全館無料デー〉，《自然科學と博物館》36號，1932，東京，頁11。
32. 王敏東，〈台中の「宮原眼科医院」から「宮原眼科アイスクリーム」への歩み〉，《日本医史学雑誌》59卷1，2013，東京，頁75-82。
33. 北海道教育厅社会教育部文化課編，《昭和63年度 アイヌ無形民俗文化財記録刊行シリーズII アイヌのくらしと言葉1》。札幌：北海道教育委員会，1989。
34. 兵庫縣立明石中學校校友會編輯部，《明中教育十年》。兵庫：兵庫縣立明石中學校校友會同窓會，1933。
35. 旭川市史編集委員会編，《旭川市史第一卷》。旭川：旭川市役所，1959。
36.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編，《開南臺灣商工學校創立拾五周年記念號》。臺北：私立臺灣商工學校同窓會，1932。
37. 何義麟，〈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爲中心〉，《文史台灣學報》1期，2009，臺北，頁231。
38. 知里真志保，《知里真志保著作集：説話・神謡編》。東京：平凡社，1973。
39. 林丁國，〈從日記資料析論日治時期臺日人士的體育活動〉，《運動文化研究》22卷，2013，臺北，頁73-118。

40. 林獻堂著、許雪姬等註解，《灌園先生日記（五）1932年》。臺北：中央研究院，2000。
41. 金倉義慧，《旭川・アイヌ民族の近現代史》。東京：高文研，2006。
42. 洪麗完主編，《二林鎮志（下）》。彰化：彰化縣二林鎮公所，2000。
43. 菊川生，〈練習所通訊〇アイヌ酋長一行の講演及舞踊〉，《臺灣警察時報》210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
44. 陳怡宏編輯，《臺日グラフ》3卷。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7影印，1932現存臺日畫報復刻。
45. 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
46. 鄧相揚著，下村作次郎監修，魚住悅子譯，《抗日霧社事件をめぐる人々》。大阪：日本機關紙出版センター，2001。
47. 臺灣青果研究會編，《臺灣青果年鑑》。臺中：臺灣青果研究會，1932。
48. 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
49.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昭和七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1932。
50. 蔡秀美，〈1917年《臺灣新聞》之改組與松岡富雄〉，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2017年度第2回日本交流協會招聘活動「研究報告書」，<https://www.koryu.or.jp/Portals/0/nittaichiteki/fellow/2017/2017caixiumei.pdf>，2023/3/9。

# Monbetsu Kozo: An Ainu Professional Speaker 's Trip to Taiwan Before World War II

Yu-wei Chen

## Abstract

Whether the academic circles of Taiwan or Japan, The most academic people recogniz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inu people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began in the post-war history. However,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from Taiwan and Japan, we found An Ainu Professional Speaker Monbetsu Kozo had visited Taiwan twice in 1932 and 1933. Beside, he communicated with various ethnic groups on Taiwan Island at that time.

Especially during the trip around Taiwan in 1933, Monbetsu Kozo Met the Seediq people in Nantou Wusha and the Paiwan people in Taitung Dawu. By these meeting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Ainu people an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could date back to 1930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also realize that Ainu people had influences on policies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 at that time.

On the other hand, during Monbetsu Kozo's trip to Taichung in 1932, we could see his political and business relationship with Miyahara Takekuma and so on. Therefore, we can know Miyahara Takekuma already included Ainu people into the range of Asian ethnoses before he set up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in 1933. Through this article, we can know that Ainu people and Taiwan were not completely unrelated. By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bout Monbetsu Kozo in 1930s, we also can find his medical, political, sugar-manufacturing company and indigenous policies connections with all kind of people in Taiwan.

Keywords: Ainu, Monbetsu Kozo,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Musha Incident, Miyahara Takekuma